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鄭和下西洋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Paul Pelliot 著
馮承鈞 譯

鄭和西洋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98218)

大

鄭和下西洋考一冊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aul Pelliot

譯述者

馮承鈞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序

西方史書言新地之發現者，莫不盛稱甘馬（Vasco da Gama）哥倫布（Columbus）等的豐功偉業。就是我們中國人編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說法。好像在講座中很少有人提起在這些大航海家幾十年前的中國航海家鄭和。這真是數典而忘祖了。說來也很慙愧，我們中國人所忘記的這個中國大航海家，業經外國學者研究過多次。首先有麥耶兒思（一八七四至一八七六），隨後有格倫威耳德（一八七七及一八九六），菲力卜思（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羅克希耳（一九一五），諸人的研究，最後有兌溫達的研究，同伯希和的這篇考證。（均在一九三三年出版）這些人的研究，在地理名物方面，固然有不少發明，但是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祇有伯希和一人。在這一方面說，我們中國人確又有些自豪之處。伯希和此文刊布之兩年前，我的朋友向覺明（達）業已作過了一篇版本的考證，（見民十八年四月小說月報四七至六四頁「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他所尋究的史源較廣，版本較多。比方瀛涯勝覽尚有國朝典故本，星槎勝覽兩卷本尚有國朝典故本，羅以智校本，廣州中山大學覆刻天一閣本，四卷本尚有歷代小史本，皆是伯希和此文所遺漏者。我翻譯此文以前，曾請教過他。承他的幫忙，將所藏若干不易覓得的刻本鈔本借給我勘對。尤使我感謝的，他又錄示他所鳩集的材料若干條，也是伯希和之研究所未及，所以我生吞活剝地轉錄於這篇序文之中。

諸本瀛涯勝覽中尙有一部題作「三寶征彝集」者，天一閣書目曾著錄，伯希和此文亦曾說過，然未敢確定是瀛涯勝覽的別本，今檢抱經樓藏書志卷十九，著錄有明鈔本三寶征彝集一卷，瀛涯勝覽的前後序文並存，且足補紀錄彙編本脫漏之文，後序末題「是歲監察御史古朴劇弘書」，是歲疑卽紀錄彙編本天方條末所題之景泰辛未（一四五二），劇弘未詳爲何許人，抱經樓藏書志排印於甲子仲冬（一九二四），這部孤本三寶征彝集現在或尙存在，若能取以校勘紀錄彙編本，必更有所發明。

鄭和第三次奉使的年月，是永樂十年冬月。證以西安羊市清真寺嘉靖二年（一五二三）重修清淨寺記：「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Hasan）焉」等語，可見鄭和在永樂十一年夏季尙未出發。

鄭和第四次奉使的年月，是永樂十四年冬。證以泉州城外回教先賢墓鄭和下番路經泉州行香碑記：「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等語，可見次年五月尙在泉州。

右引二條足證鄭和是一信奉回教的人。復考永樂三年華亭李至剛爲鄭和的父親所撰的墓誌銘（見袁嘉穀撰演繹卷三）說：「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爲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Bayan），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監太監，……公生於甲申年（案甲申應是甲寅）

之誤。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九歲，長子文銘奉柩安居於寶山鄉知代村之原。又足證明他世代信奉回教。哈只就是 Haqi 之對音，猶言巡禮人，足證和之祖與父均曾到過默伽。可是當時的回教徒，對於他教亦不甚排斥。元代的賽典赤諸人曾有修建文廟佛寺的先例。所以鄭和也曾受過菩薩戒，爲佛門弟子。摩利支天經經尾有永樂元年姚廣孝題記，末云：「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一四〇三）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可以爲證。

據永樂十八年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後題記，永樂十四年下番之役，並有僧人勝慧隨往西洋公幹，則第四次旅行中有佛徒一人矣。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卷三十五藝文，有周復俊星槎勝覽序，序末云：「予屏居多暇，稍加刪析，錄一淨本，實六梅齋中。」又同書卷二十四人物文苑，有費公曉傳，傳末言及星槎勝覽，有云：「邑人周復俊得之，頗加刪析，附玉峯詩纂行世。」則現在流行的四卷本，亦得爲周復俊之刪析本。

上引各條皆是伯希和考證之所未及。至若伯希和這篇考證，全文共有二百十六頁。自從他撰了一篇「交廣印度兩道考」以後，從未做過如是長篇的大文。這篇大文原是一篇書評，乃對兌溫達所撰的「重再考訂的馬歡書」一書而撰，所以言版本考證之文過半，餘爲校勘版本糾正譯文之文。兌溫達書專考瀛涯勝覽，伯希和此文並

及星槎勝覽。其考證星槎勝覽之文，居全文三分之一以上。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同諸國的地名考證，皆在此部分中。全文無卷第，亦無子目，同他那篇「交廣印度兩道考」的體例相同。不過「兩道考」尚有子目可分，而此文言版本，言考證，言校勘，散見全文之中，譯文祇好仍其原狀。

此文原題「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海上旅行」。別言之，就是三保太監下西洋諸役。所以我改題曰「鄭和下西洋考」。「西洋」二字，在現在固已喪失時效。然在當時地理概念尚未明瞭之時，凡玉門陽關以西的陸地，概名之曰西域；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諸地，概名之曰西洋。所以印度東岸的 Cola 名曰西洋瑣里，毛夕里 (Mawssi) 所產的紗布名曰西洋布 (mouseline, muslin)。迨至耶穌會的傳道師到了中國以後，方開始漸漸以西洋的名稱專指歐洲。至若鄭和所至之西洋，當然是包括印度洋而言也。

我們校勘版本，有一種成見必須打破。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事，固然要考證正史同行記，以及明人所撰的那些關於四夷的記載。可是羅懋登所撰的小說西洋記，也不可忽視。因為西洋記所根據的材料，有一部分出於馬歡書。比方瀛涯勝覽卷首的紀行詩，除紀錄彙編本有此詩外，他本俱闕，乃西洋記中反載有之，比較微有異文同譌誤，可是不乏可以參證的地方。我前見紀錄彙編本紀行詩中的「太宛米息通行商」一語，頗疑「太宛」是大宛之誤，「米息」是安息之誤。及見西洋記的紀行詩，作「大家米息通行商」，乃知「太宛」確是大宛，而「米息」不是安息，確是「米息」，就是明史卷三三二米昔兒亦名密思兒者之省稱。此米昔兒在西使記中作密乞兒，元史本紀

(卷四十三)中作米西兒，郭侃傳中作密昔兒，並是 *Misr* 之對音，蓋指埃及也。則雖小說，亦有可資考訂之處。向覺明從前也曾取西洋記所載古里國的碑文，來校訂瀛涯勝覽古里條所載碑文的錯誤。反之，馬歡書天方條所言「司馬儀 (*Ismael*) 聖人之墓」，在西洋朝貢典錄相對之文中作「古佛墓」，足證文人的潤飾之不可靠，反甚於小說。西洋朝貢典錄印行之年，不過晚於西洋記二十三年，黃省曾所見的，應該是未刪改過的瀛涯勝覽，竟有這樣武斷的解釋！所以我很希望有人將現存比較完全的紀錄彙編本，用勝朝遺事本，同張昇本，以及或能覓到的三寶征彝集，作一部校勘工作。這種工作祇有我們中國人作得好，外國學者究竟有點隔膜。

我還有一種希望：鄭和之遺事可作兩面觀，一面是歷史的鄭和，一面是故事民話的鄭和。後一鄭和也很重要，曾為種種民話的幹題，至今南洋一帶尚盛傳之，見之載籍的固然要搜輯，傳之委巷的也要記錄。

向覺明曾說過：「桑原隲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舉市舶使蒲壽庚的事蹟，以蒲壽庚為中心，敘述唐宋時代中國與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鄭和為中心，而敘述元明時代中國與西方之交通，鈞稽羣書，疏通證明，其成就一定不會比桑原的書壞。」（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四八頁）這是五年前的話。現在既有這些新資料之發現，我以為能夠疏通證明的，最好就是向覺明本人。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馮承鈞識

鄭和下西洋考

十五世紀最初三十餘年間，永樂宣德兩朝時，數遣使赴南海諸國，因是留有若干記述南海諸國的載籍。諸漢學家對於這些載籍研尋已屢，如麥耶兒思 (Mayers) 在中國雜誌 (China Review) 第三冊 (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刊) 同第四冊 (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年刊) 中之研究，格倫威耳德 (Groeneveldt) 之「馬來羣島及滿刺加考」 (一八七七年刊，又一八八七年在「越南半島雜纂」第二類第一冊中有重刊本，我用的即是此重刊本) 及補考 (見一八九六年通報一三至一三四頁)，菲力卜思 (Phillips) 在王立亞洲學會北華支部報 (JNCHBRAS. 第二十冊二〇九至二二六頁，第二十一冊三〇至四二頁) 同王立亞洲學會報 (JRAS. 一八九五年刊五二二至五三三頁，八九八至九〇〇頁，一八九六年刊二〇三至二〇六頁，三四一至三五二頁) 中之研究，史萊格耳 (Schlegel) 在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一九〇一等年通報中之研究，羅克希耳 (Rockhill) 在一九一五年通報中之研究，皆是已。其中有不少錯誤必須糾正，有不少新證必須加入，用是兌溫達 (J. J. L. Duyvendak) 君對於羅克希耳在一九一五年所譯之一書，用二十三頁的緒言，繼以批評考證，而成斯篇。註一

註一 鈞案伯希和這篇洋洋大文，蓋爲批評補充兌溫達之書而撰，原文見一九三三年刊通報二三七至四五二頁，兌溫達書原名 *Ma Huan re-examined*, Amsterdam, 1933, 74 pages.

永樂宣德時奉使的主要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鄭和。此人不僅見於正史，而且故事小說亦爭言之。註一 格倫威耳德曾將明史卷三〇四鄭和本傳參譯，譯文不免有些刪節同錯誤。鄭和七次奉使南海，其年月在本傳中並見著錄，但是僅恃這些材料，未免根據薄弱，鄭和的傳記尙須有待撰輯也。其應特別注意者，散見諸外國列傳中之記事，由是可以確定鄭和在某時至某國。註二此外鄭和在外國建立了若干碑文，其中有一碑上溯三種語言，業在錫蘭 (Ceylan) 發現，距今快有二十年了。（參考沙晚 *Chavannes* 撰文見亞洲學報 J. A. 一九一五年刊第一冊三八〇頁）兌溫達書（四頁）曾根據張星烺之說，註三以爲鄭和得是一回教徒，註四原來姓馬。總之，有一種流行之說，謂鄭和的歿年在一四三一年，確是一種誤會，此歿年在翟理斯 (Giles) 的「人名辭典」中（二七二條），雖見著錄，可是後面加了一個疑問符號。古郎 (Courant) 的「目錄」四〇二四則，曾爲無條件之轉錄。近來恆慕義 (Hummel) 在他所撰的「一個中國史家的自傳」中（一三七頁），也照樣轉載。考鄭和第七次奉命通使南海之時，在一四三〇年陰曆六月，註五以王景弘爲副，他們歷經蘇門答刺 (Sumatra) 忽魯謨斯 (Ormuz) 等國。（見明史卷三〇四，卷三二五，卷三二六），乃考後來說到的費信足本星槎勝覽卷首所載旅行次數同經歷的國名，說他在宣德六年（一四三一）隨鄭和往諸番，直抵忽魯謨斯等國，而在一四三三年回京，這個一四

三〇同一四三一兩個出發年代之差異，不難解釋。麥耶兒思在中國雜誌第三冊三二九至三三〇頁中所譯之文，祇能算是鄭和此次所歷停泊諸港的名錄。此文表示鄭和在一四三一年全年中逗留浙江福建兩地，並確定他歸京（南京）之時在一四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其中毫無使人想到鄭和歿於半道之事。又一方面，一四三四年時，王景弘曾單獨往使蘇門答刺，（明史卷三二五）或者鄭和此時已死，或者年老不能作第八次之旅行，他死的地方應是南京，相傳其墓尚在。註六

註一 一五二〇年時，西洋朝貢典錄的撰人已有鄭和身長九尺的傳說。（見舊港 Palembang 條末。）

註二 我後此言及星槎勝覽時，將試為確定其屢次奉使之年代。

註三 張君之撰述現尙未見。

註四 Deveria 早已有此假定，（見語言學校百年紀念刊三二八至三二九頁。）

註五 此次奉使不見明史本紀著錄，僅有鄭和本傳說在陰曆六月，或應改作陰曆五月，可參照註六。

註六 參考該雅爾（Gaillard）撰南京史略一九九頁。我曾將關於鄭和在南京的事蹟，同他墳墓的幾種材料袁輯，擬在別一文中研究。

可是現在必須指明鄭和本傳中的一條錯誤，據云：鄭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參考格倫威耳德書一六九頁。）考明史本紀（卷八）一四二四年十月八日，始設南京守備，以襄城伯李隆爲之。前此未久，一四二四年九月九日，曾命李隆鎮山海關。

（明史同卷）又考明史李隆本傳（卷一四六）永樂時，命隆爲南京守備，已而仁宗卽位，移隆鎮山海關，未久復命隆守備南京，與本紀之文不合。該雅爾神甫（南京史略一九八頁）亦將南京始設守備而李隆受命之事，位置在永樂時，惟誤一四二四年陰曆九月爲一四二三年陰曆九月耳。我手邊無南京的方志，或者在其中可能考出此種錯誤之所本也。鄭和守備南京之時亦不甚久，考錢曾讀書敏求記，

「西洋番國志」條下有云：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勅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等，太監鄭和往西洋公幹，應爲籌備一切。由是觀之，時爲南京守備者已非鄭和，（此太監楊慶本人在一四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已先奉勅往西洋公幹，並見讀書敏求記。）據錢曾所引之文，鄭和第七次奉使時，在陰曆五月，則鄭和本傳作陰曆六月誤也。又據麥耶兒思所譯之文，（見後，）航海船舶離南京時，在一四三一年一月十九日。

研究十五世紀最初三十餘年間中國人之航海事蹟，除開後面研究的幾種特別著作外，尙應參考明史列傳卷三二四至卷三二六，大明會典，大明一統志，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鄭曉的吾學編，羅曰鑒的咸賓錄，何喬遠的閩書及名山藏。尤其要參考明實錄的寫本，又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九，禮部志稿內載「朝覲賞賚諸制」，可補星槎勝覽行程之闕，或者錢曾所引之文卽在其中。

至若永樂宣德間關於航行南海的特別著作，爲數有四，曾經世人多少引用，此四書曰瀛涯勝覽，曰星槎勝覽，曰西洋番國志，曰西洋朝貢典錄。

（一）瀛涯勝覽

這就是兌溫達君的研究所特注意的載籍。此書的沿革本來已經錯雜不明，復經羅克希耳的一種誤會，愈使之更爲複雜。瀛涯勝覽之留傳於今者，計有兩本。其中一本是改訂本，乃羅克希耳誤認此改訂本爲原本。由是他時常說原本是改訂人張昇的改訂本，反將改訂本認爲原撰人之原本。兌溫達君僅見此誤，但是尙有若干點可以作

進一步之說明。

兌溫達君對於此書之沿革，僅爲簡略之說明。按自麥耶兒思以來，人已熟知瀛涯勝覽的原刻本，是一六一七年沈節甫所刻的紀錄彙編本。^{註一}瀛涯勝覽的原本在此彙編卷六二中，計有四十七頁；改訂本在卷六三中，計有二十二頁。紀錄彙編所著錄瀛涯勝覽的撰人作馬歡，我後來對於此名別有說明。可是應該注意的，羅克希耳同兌溫達皆未見此紀錄彙編刻本，羅克希耳僅從英國博物院的一部抄本中得識原本。（他誤認此本爲改訂本，）兌溫達所用的是萊德（Leyde）大學的另一抄本。（格倫威耳德節譯的，或者就是此本，）兌溫達說這兩本皆是一六一七年刻本的抄本，此說頗有理由。然他好像未曾用現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所藏的紀錄彙編刻本校刊抄本。^{註二}就事實言，他的抄本中的錯誤，幾盡與紀錄彙編刻本的錯誤相同。此外除此原刻本外，^{註三}我並未見有更古的刻本。^{註四}亦未見有異於紀錄彙編之別一寫本。羅克希耳（七一頁）曾言瀛涯勝覽的足本在一六一七年後並見收入幾部叢書之中，可是他未舉其名，必是他將採輯張昇改訂本之叢書，誤認爲採輯足本之叢書。祁承燦在一六二〇年頃所撰的澹生堂藏書目，^{註五}曾著錄採輯瀛涯勝覽的叢書，至少有五種，其餘四種，曰說鈔，曰徵信叢錄，曰百名家書，曰古今說海。關於說鈔之錯誤，後此我別有說明。百名家書是胡文煥所輯，時在十六世紀末年，或十七世紀最初二十五年間。所輯書九十八種，其目並見彙刻書目卷三，然無瀛涯勝覽，或者祁承燦誤將此書同星槎勝覽混而爲一。^{註六}古今說海是一部有名的叢書，亦與百名家書情形相同，僅有星槎勝覽，而無瀛涯勝覽。所餘

者，徵信叢錄，或國朝徵信叢錄，這部大叢書共有二百一十二卷，是祁承燦採輯抄本而成，好像從未付印，並久已散佚了。^{註七}澹生堂叢書目所保存這部叢書的目錄，僅著錄有瀛涯勝覽一卷，別無他語。（見十一卷五至七頁）祁承燦既說瀛涯勝覽的原本收入國朝徵信叢錄，而在後面言及張昇的改訂本時，並無相類之語。他的書目錯誤固然不少，在此點上，我們對他不能不表示信用。或者國朝徵信叢錄哀輯之時，在一六一七年以前，由是他所輯之本與紀錄彙編的刻本毫無關係。但是祁承燦所輯之本業已無存，吾人無法勘對，如此看來，吾人若無下述二書，勢必自任改正紀錄彙編所刻原本之責。這兩部書一是張昇的改訂本，一是一五二〇年的西洋朝貢典錄，此書所採瀛涯勝覽原本之文不少，後此吾人對之別有說明。十八世紀時，纂修圖書集成的人，同纂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八）的人一樣，僅見有改訂本，則除開一五二〇年的那部書所採之文，同一六二〇年頃的一種目錄著錄其標題外，我並未見有在此前直接引用瀛涯勝覽原文者。

註一 沈節甫，烏程人，一五五九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喜藏書，有目錄二卷，曰玩易樓藏書目錄。（參考浙江通志二四四卷三三頁，藏書紀事詩三卷三十頁，四庫總目一三四卷七頁。）這部叢書刊行之年，經麥耶兒思考訂在一六一七年。（中國雜誌第三冊二二頁。）羅克希耳據以轉錄（七一頁），恆慕義曾通知兌溫達，說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所藏的一部，確是明本，然未題年月。兌溫達（八頁）以為設若這部刻本確是一六一七年的刻本，纂輯的時代應該遠在一六一七年之前，因為沈節甫是一五五九年進士也。我所見的一本，是巴黎漢學院所藏本，既無著錄標題的那一頁，亦無序文，（假定有的話，）亦未能斷論；反之，此本卷首有凡例，凡例前有字兩行云：「工部左侍郎臣沈節甫纂輯，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陳于廷詮次。」案陳于廷亦是名人，「參考明史二五四卷四頁。」一五九五年進士，三為縣令，歷任

諸職。後爲江西巡按，已而轉任山東。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二〇年間，他尙在山東。如此看來，夢耶兒思所考一六一七年刻書的年代，頗與凡例前所題陳子廷結銜相符。沈節甫此時或者尙存。因爲假定他在二十五歲前後成進士，在刻書時約有八十歲也。總之，無論如何不能假定紀錄彙編刻有兩版，充其量不過可以說有些版片是重刻的。因爲我曾見其中有兩樣版片，卷一三〇中之第六頁，是根據一六三一年補刻的版片繕寫的。四庫總目對於這部紀錄彙編評論苛刻，（一三四卷七頁。）可是批評的人僅僅泛檢書目，並未細考內容，就是對於書目的數目，亦未算清。據說有一百一十九種，其實有一百二十一種，如果將瀛涯勝覽兩部版本分計還可以說有一百二十二種。

註二 兌溫達（九頁）謂此兩部鈔本目錄皆同，可是刻本反無目錄云云。此事甚奇，要是如此，豈不是說這兩部鈔本同他所根據的原本沒有關係嗎？其實一六一七年的刻本確有目錄，或者國會圖書館所藏本偶缺其目。兌溫達又說，目錄所列各國之次第，同本文之次第不符，此外不僅有些錯誤，而且有些名稱寫法紛歧。例如目錄將 *Ormuz* 的譯名作忽爾沒斯，本文則作忽魯謨斯，我對於這兩點，誠不能提出滿意的答解。兌溫達好像未曾注意史萊格耳曾經見過瀛涯勝覽的兩種版本，並譯過此兩本中之諸條。史萊格耳在一八九八年通

報（九卷二七四頁）中，根據紀錄彙編卷六三，引證到張昇的改訂本，好像他曾見過這部叢書，並曾採用過卷六二中的瀛涯勝覽原本，而所根據的不是這部鈔本。但是史萊格耳這箇人，甚麼都是靠不住的，他在同卷通報（一八二頁一八三頁）中，用紀錄彙編卷六三的瀛涯勝覽集的標題，引證張昇改訂本之文，而謂原本撰人是馬觀。（一七九頁。）可是紀錄彙編卷六二實作馬觀。他所引證的這部瀛涯勝覽原本之文，開始偶有「按」字，同在他書轉錄的一般。此外在一九〇一年通報中引證的張昇改訂本，實採自圖書集成的邊裔典，而非出於紀錄彙編卷六三。有時他引證邊裔典之文，而用紀錄彙編獨有的「瀛涯勝覽集」標題。（通報第二集二冊三五〇頁）

註三 我後此所說天一閣一八一〇年尙存的一部寫本，應含有馬觀之書，因爲其中有一四一六年的序文，可是現在這部寫本不知存佚。藤田豐八在所撰島夷志略校注（雪堂叢刻本五七頁）舊港（*Palembang*）條下，引有一部同紀錄彙編刻本不同的「瀛涯勝覽舊抄本」，然而他未言其出處。我們不能說此本就是一八一〇年尙存天一閣之寫本，因爲藤田引證天一閣本星槎勝覽時，輒標明出處，而對於這部瀛涯勝覽古本，並無相類之標明也。

註四 我後此對於一部十五世紀或者存在的刻本，同言及此刻本の後序，尙別有說。

註五 鄭承燦 浙江紹興人，一六〇四年進士，是一箇大藏書家。可參考藏書記事詩三卷五五至五七頁。尤應參考通報二十三卷（一九二四年刊）一九三頁。他的書目，紹興先正遺書中有刻本，卷首有一六〇三年同一六二〇年兩箇年代，編纂時應在後一年代前後，我所引之說見三卷二十頁。

註六 世人可以想到彙刻書目記錄容有脫漏，因爲此書既名「百名家書」，應有百種，乃彙刻書目僅著錄有九十八種也。可是同一目錄並見於鄭承燦的書目（十一卷十頁），數目次序皆同。又一方面不能說鄭承燦的書目偶然遺漏，因爲鄭承燦的書目未舉卷數者，彙刻書目反有著錄，足見其不是抄錄濟生堂書目的。如此看來，鄭承燦所藏的百名家書，並無瀛涯勝覽。

註七 我以爲此目錄是從濟生堂藏書目直接或間接錄入彙刻書目卷二的。

但是此文脫稿之時，我在巴黎漢學院獲見一部勝朝遺事本。從前我僅知勝朝遺事之名，而不詳其內容。茲檢這部叢書，見有馬歡行記之文，大致出於原本，不是張昇的改訂本。勝朝遺事是一部叢書，分爲二集，一八四二年吳彌光輯刻（參考彙刻書目二卷三八頁）。此人是著名文人吳榮光之弟，叢書前有一八四二年所撰序文，其中不少版片漫漶遺失。一八八三年宋澤元又重爲補刻，我所見的就是這部一八八三年本。標題僅作瀛涯勝覽，下題撰人馬歡的名稱，無古今序跋。（鈎案勝朝遺事本瀛涯勝覽前有一四一六年序，伯希和偶失檢。）這部刻本本身不是一種經過校刊的刻本，可是他的重要點，就在其不本於紀錄彙編本。我們不知道他所本的是何種寫本，然而可以斷言其必不是藤田所說的舊抄本，因爲藤田未見勝朝遺事本也。勝朝遺事本所根據的寫本，常有錯誤。其經文人改竄之處，更較紀錄彙編卷六二之文爲甚。可是此本仍保存有不少很好的異文，我既在事後得見此本，所以將

這些異文追記於括弧之中。

改訂本比較原本內容簡略，文體雅潔。在紀錄彙編總目錄中題作「改正瀛涯勝覽」，而在卷六三中題作「瀛涯勝覽集」，註一撰人並作張昇。昇江西南昌人，一四六九年進士，正德（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時致仕。死後其子在一五二二年刊其文集，未附其改訂之瀛涯勝覽。四庫總目之纂修人曾見此本（見四庫總目一七五卷五頁），然我同兌溫達皆未見之。註二

註一 兌溫達（五頁及九頁）釋瀛涯勝覽集集字之義作「概要」，而以為一般採用之張昇瀛涯勝覽標題錯誤。其實集字之義並不訓作概要。觀四庫總目（一七五卷五六頁）所誌張昇子所刊一五二二年之標題，似僅為瀛涯勝覽，祇有紀錄彙編卷六三題作瀛涯勝覽集，乃在總目及其他諸本中並作瀛涯勝覽，想一五二二年本標題亦同也。

註二 兌溫達（六至八頁）對於張昇事蹟已言其概要，至若一五二二年的刻本，吾人敢斷言今見張昇本中之誤，在此本中多半必早有之。因為有部皇明四夷考，應是一五二二年刊本，鄭曉撰，今作吾學編卷六七至卷六八者，曾採用張昇本瀛涯勝覽之文，而張昇本中之特有錯誤，四夷考中亦有之。（比方占城條誤「昔嚟」作「芳嚟」，舊港條「北臨大海」作「西北濱海」，及施進卿作施進之類）在一五二二年及一五五二年間，吾人既未見張昇文集重刻的痕跡，由是可見此類錯誤在一五二二年的刻本中必早有之。

除開一五二二年的刻本外，張昇的瀛涯勝覽並為下列諸叢書所收入：

（一）寶顏堂祕笈中之彙祕笈註一 寶顏堂是陳繼儒（一五五八至一六三九）藏書之所，這部叢書是繼儒所輯，由沈德先刊行。第一集在一六〇六年出版，別二集在一六一五年出版，澹生堂藏書目（十一卷十三頁）